

# 精神的太阳

□ 张 炜

的,这里说的也是知识分子,当然是大丈夫了: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。”这些话听起来觉得大而无边,但细想一下不过是对知识人的基本要求,并不是什么不着边际的大话。关键是对一个“为”字的理解,这里是指对天地之心的参悟和知之之后的选择和作为,即“参悟了天地之心而为之立”,下面的句式及意思也应该这样解释才好。

类似这些伟大的思想李白和杜甫心里都有,也肯定受过这方面的影响。但是面对个人生存的现实,急于入世,急于做大事情,大丈夫,有时候手段与目的就会有所分离。想走一条“终南捷径”,李白连科举都不屑于参加(或不能够参加);杜甫年轻时在洛阳考过进士,没有考上,所以才去漫游。

孟子关于“大丈夫”的言说,张载等人的言说,表现出的气魄和气概是永远不可轻薄的,它们的确实塑造了一个民族性格中最卓绝高尚的部分。

苏秦的老婆与李白的老婆看上去都差不多,都对丈夫的游手好闲表示了拒绝,但实际上仍有许多不同。李白的第一个老婆是前宰相的孙女,姓许;第二个老婆没有详细记载,只知道她是山东鲁西人,即李白为学剑术待下去的那个地方。她求仕的心没有那么强烈,胸襟比较现实,只是过日子,

轨迹很能刺激李白,显然产生了极大的感召力。当然感悟如李白者也不能说全是羡慕,不能说毫无矛盾心理。苏秦一类人本来一无所有,为了出人头地到处游说,无所不用其极。李白的诗“归时倘佩黄金印,莫见苏秦不下机”,就是临别出门时对妻子说的一句玩笑话。这里指的是苏秦带着盘缠去各国游说,归来时一无所有,正在织布的老婆见了他都不理的一些记载。

但是后来苏秦终于成功了,再次归来时成了一个显要人物,身佩六国相印,显达富贵,老婆这一次吓得话都不敢说了。有人就此议论说:苏秦这种人多么了不起啊,真是大丈夫!一介布衣,凭一张嘴巴就可以达到那么高的地位,真是何等了得,好样的——他们只要动动嘴巴,活动起来,那些国王们就再也不敢安宁,非常惧怕。

孟子说:“是焉得为大丈夫乎?……居天下之广居,立天下之正位,行天下之大道,得志与民由之,不得志独行其道,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,此之谓大丈夫。”

孟子这里对苏秦张仪之流嗤之以鼻,说他们算什么大丈夫!摇唇鼓舌之徒而已,于阴暗处使些投机的伎俩,全无非正义,一切都为了自己的显达富贵,只算是一些卑琐的小人。

再看张载,他有一段话也是影响深远

奢侈品当白菜买,近四成土地让给郊野公园……它们牵引着你的视线,你发现了什么?“文明的意识,不仅在于遵守规则,更在于心底的善意与宽容。”

这便是我们要找的秘密。

《盲老人和他的植物园》里,“在单调的平原上侍弄出了一片别样的土地,向因循保守的人证明,土地除了可以种种高粱玉米、小麦棉花以外,还可以生长别的。而长出来的东西很好看,并且死不了人。”正是通过自己的双手,盲老人看到了生活中不易察觉的秘密。

文字,就这样成了秘密的载体;而读书,必须是另一种探索秘密的方式。

张炜老师说过,“作为一个写作者,他在阅读中会极为敏感地注意到一些领域,如作者在文字中展示的非凡个性、思想的能力、文笔的精湛,等等这一切。对我而言,总是在阅读中接受了艺术的感染、被隐在书中的神秘的生命射线击中。”

这“神秘的生命射线”是什么?

是故事、语言、人物、场景、才趣,是交流的愉悦,思想的共鸣,还是无言的感动。

从今天开始,为张炜老师开设专栏——“也说李白与杜甫”。李白与杜甫是单立在大唐诗坛的两座难以逾越的丰碑。在大家眼中,李白张扬狂放,而杜甫内敛隐忍,两个人的性格迥异,其作品风格向背。

他们的生,他们的死,他们的生死之间,张炜老师又会给我们揭示怎样的秘密呢?

## 编辑手记

## 读史札记·也说李白与杜甫



## 流年碎笔

# 盲老人和他的植物园

□ 谭庆禄

其实,那时候没人叫它植物园,就连盲老人自己都不那么叫。植物园的名字是三十年以后,我回忆那片绿洲时给取的。严格说,那只是老人家的后院,只是这后院比较大,比较朴素罢了。

园子兴盛之时,老人的精神十分健旺,小孩子一般是不得走近他的园子的。也就是说,孩提时代的我们,尽管心中充满对那个神秘植物王国的无限向往,却所知甚少。老人把园子看得很严,小不对小孩子们假以颜色。不过这不能使我们知难而退,反而激发了我们的好奇心,我们当中的勇敢者常常以身体法,如我一般的怯懦者,也能远远地等在外面,等待分享品尝禁果的快乐。那禁果总是那么可怜,又总是那么奇异,传递出园子里隐秘诱人的信息。

我曾经分食到一颗两颗的“软枣”,它的形状似柿子而长,表皮光洁饱满,呈绿黄色,咬开表皮,有一层透明的晶体,再往里就是果核了,吃的就是那层胶冻状的东西。说实话,这个东西并不好吃,不光比不上我们家乡随处可见的红枣,就连小小青杏都不如。我们所以稀罕它,主要是因为它少见,又来自那片神秘的土地。

我们中最有胆量的一位,终于在秋假时潜入园内,爬到金果累累的梨树上。所谓螳螂捕蝉,黄雀在后,老人很快来到树下,手提拐杖急着叫,口中大骂不止。他有点害怕了,急中生智,缘着树枝攀上了屋顶,然后从丈余高的屋顶上跳下来逃走了,居然没有摔伤。

生产队有一块地在村子后面,跟老人的园子就隔一条寨壕和一段寨墙。一次我跟母亲下地干活,中间到老人家找水喝,便随母亲进了那梦魂萦绕的后园。

和平原上习见的树木相比,老人的园中别有洞天。有可以做梭标柄用的白蜡,有树冠巨大的核桃树;高大葱郁的植物空隙里,还种着一些巨大的青绿植物,古怪得叫不出名字,当时我隐约叫得叫作黄莲,今天想来,应该是龙舌兰一类。更叫人不可思议的是,竟然还有一片竹林!我大着胆子走进竹林深处,到了大人目光不及的地方,实在按捺不住喜爱,便轻轻地抚摸它,还试着折断它,像平时在高粱地里折断一根秫秸一样。但我失败了,竹子不比秫秸韧可爱十倍以上,还要坚韧十倍,竹林里的几分钟光景,让我至



今也忘不了那外表似有一层白粉的青竹,那是任何画师都无法描绘的。

那些远方的客人固然相貌不俗,叫人心爱,而本地的种属在园子里也长出别处少有的形态。栝楼本不是稀有的东西,秋天的棉花地里就常见它的踪影。这里的栝楼就不一样了,它们沿着枣树或别的什么树的高大树干爬上去,顺着横生的树枝前行,沿途结成一个巨大的果实垂下来。这果实大如皮球,青绿色,成熟后呈橘红色,据说这果实也叫栝楼,而且也是一种药材。

这个高低不一,参差不齐,遮天蔽日的绿色王国,靠的就是一眼土井和一架驴轱提供水源。老人以老迈之躯,摇动吱吱呀呀的驴轱,在日渐贫乏的平原上,按照自己的意愿,建立了一个世外桃源。

盲老人已经去世多年,他那一辈人也都不在人世了。他是从什么地方,通过什么途径弄到这些植物的,他花费心血培植这些植物出于什么动机,都无法确知了。单从他家的屋舍看,他并不是一个富有的人,像他那种家境,能保住一日三餐,就不错了。因此,把一片怕是闲置的土地用来种植花木,而不是用来种庄稼,在我们那一带,需要极大的勇气。在生存的巨大压力下,对于美好事物的热爱,对于心灵需求的满足,都变成一种难以理解的奢侈,是十分可笑的愚蠢。

然而,老人就这样做了,而且做得小具规模。他也许因此少吃了几顿细粮,多吞了几口野菜,腹中少了几滴油水,脸上

多了些许苍白。但是,他至少按照自己的意愿做成了一件事。在单调的平原上侍弄出了一片别样的土地,向因循保守的人证明,土地除了可以种高粱玉米、小麦棉花以外,还可以生长别的。而长出来的东西都很好看,并且死不了人。

记忆中,盲老人身材很高,清瘦,脸黑,胡子长得稀疏,从来不苟言笑。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失明的,却记不清了。

赐给他黑暗,让他的创造从他自己的视野里消失。上帝无所不能,他以奇特的方式实现了他的剥夺。老人不过芸芸众生中的一员,他的存贮一般是无人注意的,但是,平常人感到的痛苦并不因此而减轻。老人手持拐杖立在他的屋后,无神的目光对着他的园子,那种黯然伤神的样子,或许不亚于大学者陈寅恪或大诗人博尔赫斯抚摸他们的藏书。

老人失明以后拄的是样林嫂式的长竹竿,不是他自己的园子所出我不知道。吾乡时有走村串户卖酱菜的,手摇一柄小铜鼓,口中不停地吆喝:“豆腐乳喂嘴,臭豆腐——腐!”如果有人要买豆腐乳,一般是不肯卖的,那只是为了好吆喝,不图实钱。只对一个人例外,那就是盲老人。老人爱吃这一口儿。卖酱菜的停好车子,一声高喊:“豆腐乳喂嘴,臭豆腐——腐!”不大一会儿,就见老人一手执一根长过头顶的竹竿,一手持一个大碗,大步流星地走来。

他快步走过来时,脸上有了一点笑容,他的笑原来竟像孩子一般天真。这时,他不知道我在旁边看着他。

讲究开门七件事,柴米油盐酱醋茶。李白到处走,总想做官,结交一些有趣的人。李白的好奇心太大了,听说哪里有道士和奇士就要造访。他天性活泼好动,一块儿过安分日子是不行的。所以他最后被第二个老婆赶走了。山东这个地方出过圣人,女人心里的主意比较大,总算没有被李白“倚马可待”之类的才华给吓住。

杜甫对家庭的责任感是很强的,与妻子相濡以沫,虽然也有不得不离开的时候。他一生只爱夫人杨氏,并且拒绝当时的声色场所,结婚时三十岁了,比杨氏大了十岁。他约有二三十首诗涉及杨氏,其中最著名的是《月夜》,写到妻子和孩子,算是典型的爱情诗:“香雾云鬟湿,清辉玉臂寒。何时倚虚幌,双照泪痕干?”可谓缠绵之极。

我们用中国传统文化中正反两方面的一些例子,分析知识人复杂的行为,各种各样的倾向,找出今天与往昔的异同,正视其面临的巨大危机,困难和不可逾越的障碍。当年那些精神障碍究竟有多大,今天又有怎样的变化?当年面临的一切与今天的最大不同是哪些?今天这样一个网络时代在做人的、立言等各个方面,与一两千年前相比自然非常不同,但是其中有些最基本的精神指标会改变吗?这需要 we 们深思。

## 非常文青

# 长风

□ 余毛毛

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什么风,能吹开一扇锁了三道的坚固的铁门,但我知道,我们家的风一直有这样的企图。每次回家开门时,我都要用另一只手握紧门把手,边开门边把门往里推,因为不如此,门也许会呼的一声猛然打开,而猝不及防的人很可能会被撞个满怀。门打开了,风呼啦啦地从身边掠过,就像有成群的扇着隐形翅膀的透明小鸟从身边飞过,绵延不绝,那时候,我总是有点眩晕,总是在心里说:哦,漂亮的长风。

我们家的风有多长呢?我认为像江南一样长,甚至比它更长。我住在长江北岸下游639公里处一幢临江楼房的10层,不用说,我天天看得最多的是长江,是江南,不看也得看。过了长江,江南有些什么呢?有树林,有草地,有庄稼,有村庄,有湖泊;然后又是树林,又是草地……从我家看,江南是葱绿的一片,只是在春天的时候,才有明媚的油菜花黄点缀其间。法国作家夏布多昂说:“每一个人身上都拖着一个世界,由他所见过、爱过的一切所组成的世界,即使他看起来是在另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旅行,生活,他仍然不停地回到他身上所拖带着的那个世界去。”这句话用在人身上或许不太准确,否则何以解释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单薄和狭隘的人呢?但用在我们家的风身上却绝对准确,因为在这些风身上,我总能闻到植物的气息,大地的气息,当然最多的是水的气息,这些风长途奔袭而来,绵长,流畅,开阔,干净,春天时它是柔柔的,夏天时它是清凉的,秋天时它是爽朗的,冬天时它是凌厉的;它当然还有说不清的时候,谁能够说得清风的梦幻组合和无穷的秘密呢?它们与城市的风不同,城市的风沉闷、零乱、破碎,甚至有点阴险,东刮一下,西蹿一下,爱了谁你都不知道它是怎么坑的。需要它的时候它没有,不需要它的时候,它又没完没了,完全没有清晰而完整的逻辑和线路。这当然不是风的错,是城市搅乱了它路。

然而有很长一段时间了,长风让我隐隐地担忧,因为我总是能嗅到它带有某种不纯粹甚至是不祥的气息,烧秸秆的浓重的烟火味,某种不明化学物质的怪味。一定是有什么不好的东西融进了长风中,但我并不悲观,因为我知道长风所曾拖带的世界有过草木的茂盛,有过村庄的宁静,有过鸟语花香,有过波光云影……无论它变成怎样,它总能回到它曾经见过、爱过的世界。

# 文明的实质

□ 白瑞雪



## 微语绸缪

有关内地游客在港“不文明”行为引发的纠纷,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喧嚣于媒体。忆及自己在港生活所察,我忍不住也想说上两句。

某个周末午后急行,我低头与朋友孩子说话,不慎与迎面行者相撞,立即道歉,对方那位年轻人却以与“蝗虫”言论一脉相承的脏话愤而怒骂。而我完全不擅长这种不以探讨真理为目的的语言对峙,只能跟跑回敬。

事后想起了一个当时遗漏的细节:他的大嘴在吐出一串脏话的同时,也飘送出绵绵酒味——至此释然。它没有改变港人予我的温良形象,也没有动摇我对类似争端的立场:个案罢了,无论被认为“不文明”的一方是谁。

实际上,在遍街内地客流中,我同样目睹过大人随地吐痰,小孩当街小便的骇人一幕。与小心翼翼维护“文明”之道的更多来人相比,那些“不文明”的人与事更易印象深刻。

所居楼下有一十字路口,由于车流不多,屡见闯红灯。作为一枚好事者,我曾守在路口数数:10分钟内,包括15名内地游客

在内的42位行人中有16人闯了红灯——其中6人为老外,7人为本地人,3人为左顾右盼尔后随着前者勇敢迈步的内地游客;闯红灯的内地游客占不守规则者总数的18.75%,占该时段现身该路口内地游客的20%。如果我的这项小小统计能够作为论据之一的话,类似“内地游客都不文明”或“不文明的都是内地人”之判语显然失真。

很遗憾,生活与统计学是两回事。正如任何事件概率对于当事人来说毫无意义,正如任何历史不可能是客观记录而只不过是论述之一端,茫茫人海,笃信性本善的我们因为默认而不注意那些扑面而来的善意,反倒更可能对不悦记录而下意识将其上升至某个高度,扩大至某个群体。这不是某些人的特质,这是人类思维的过滤本能。

置于香港这一特定场景,“个案”背后,也有生活与心理习惯异而带来的错位——当然,媒体更喜欢用的词儿是“文明”。

“文明”一词源自拉丁语,指人们和睦生活于同一个社会集团的状态,其内涵涉及物质发展,科学知识,民族意识,人文觉醒,礼仪规范,宗教思想,风俗习惯诸多层

面。用“文明”来解释港人与内地游客之争似乎也没错,但问题在于,无论媒体自身还是受众,其实都在很大程度上将这一概念简化成了“好”与“不好”的最低价值判断,因此这个词儿的泾渭分明感难免让遭受批评的一方觉得被看低、被歧视、被排挤。

高峰时段到北京十号线上下两站,你也许很难不同意,在一个能把人挤成照片的空间里让座,轻声讲电话多么奢侈,而半空中举张煎饼果子,车到公司正好吃完的早餐解决方案,在动辄一两个小时的漫漫上班路上似乎也并非不可理喻。

毫无疑问,地铁禁食等规定有利环境,内地城市应当向香港学习。但以过于严肃的方式加以指责,恐怕又让游客难以接受了——不是说“来者是客”吗,即便过后不思量,相逢也当开口笑哇。

换张椅子思考,主人对自家的珍爱,游客确有切肤之感。香港不仅仅是金融中心与购物天堂,它还是一个面积为北京的五分之一、人口为北京三分之一、却能够把近四成土地让给郊野公园的城市,一个公用电梯每隔一小时就消一次毒的城市,一个市民不必关心pm2.5指数的城市。想想

古长城上的矿泉水瓶,三亚海滩的黑心商家以及数不清因为开山搭桥而串了味儿的风景,港人担心被改变、被侵蚀的忧虑完全可以理解。

心里头容得下对方的喜忧,并不容易。“标签化”式的论人,在中国各地并不鲜见——调侃也好偏见也罢,当年一本《河南人惹谁了》,讲的就是这个理。不同地域、不同文化的人在抗Sars,抗震这样的大事面前互知互谅并不难,难的是风和日丽的平常日子里多几分体察。因为生活鸟语花香,都是衣食住行油盐柴米。

一位香港媒体人说,老一辈港人颇有微词的另一原因正在,正是在好些把奢侈品当白菜买的内地游客推动下,港人多元化的生活方式不复再来——原本悠悠然坐一下午的茶餐厅没了,进了几十年老戏院拆了,承载着城市记忆的元素纷纷让给利润丰厚的LV、Gucci专卖店了。

唉,归咎于不遗余力拉动香港经济的内地游客,显然太宽。那这事谁能怪谁呢?我也唔知,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,文明的意义不仅在于遵守规则,更在于心底的善意与宽容。前者是表象,后者才是实质。

## 小说世情

# 谢老师

□ 君 早

爸爸说:“学费咱有,您就赏光吧,咱就在旁边的富海饭店,怎么样?”谢老师说:“还是算了把,干嘛要把大把的钱交给饭店呀。”

高米欢的爸爸心领神会,赶紧把早就准备好的红包拿了出来,说:“那这样吧,谢老师,这是我们全家真诚的谢意,请收下。”谢老师伸手接过,抽出500元,剩下的退还,丝毫没有推辞,也没有脸红。

走出谢老师的家门,高米欢对爸爸妈妈说:“谢老师以前不是这样的人啊,真丢人。”

其他有孩子考上大学的家长纷纷效仿,给谢老师送上了500元的谢意。这倒好,省事。

还有半个月,高中中学子就该陆续到大学报到了,谢老师把全班同学召集在一起说:“往年这个时候,我带的毕业班都集体献一次,AA制,今年也不例外。”高米欢小声嘀咕:“伪君子。”

谢老师继续说:“但是今年有点特殊,希望你们能理解。”同学们不明所以。“大家都知道,郭骁龙和金杨梅都考上了大学,但他们的录取通知书弄‘丢’了,幸好被我捡到,今天,我要还给他们,同时,还要把咱们‘疯一次’的钱送给他们当礼物,让他们顺利地走进大学校门,好不好?”

现场一下子静得出奇,突然又爆发出了一阵呐喊,“好!”紧接着是持续不断的掌声。

谢老师走到郭骁龙和金杨梅跟前,先把录取通知书交给他们,接着递上了早就包好的两沓人民币,两名同学齐声说:“谢老师,这钱我们不能要。”谢老师说:“必须要。虽然你们把录取通知书压了起来,但不准备去报,但我明白你们的心意,所以偷着跟你们的家长把通知书要了出来。这大学必须去上,这是我们的梦想,现在终于实现了,绝对不能放弃。这钱是班里同学们的家长捐的,你们每个人一万二千元,这是他们的一片心意,收下吧。”郭骁龙和金杨梅收下了录取通知书和钱,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。

高米欢跑到谢老师跟前小声哭着说:“谢老师,我错了。”谢老师说:“我们都没有错。”

谢老师说:“好了,中午了,我请大家去吃驴肉火烧,每人两个,不许多吃啊!”

当天晚上,谢老师班里二十多名同学发微信说这件事情,高米欢的微信内容是,“我爸爸妈妈说,谢奉旗老师就是德才兼备好老师的一面旗帜。”

夏季的千佛山上,与花儿朵朵儿尽情释放阳光带来的激情相比,树木低调了许多,只有仔细看去,会发现,它们才是真正的傲气。

每一棵树的身体里都隐藏着一个秘密,当它还是种子的时候,就开始了。这秘密可真丰富啊,所有的争斗,所有的苦痛,所有的疾病,所有的幸福与繁荣,贫瘠的年月,茂盛的光景,经受过的打击,被挺过去的狂风暴雨。它们沉淀在树的身体里,渗入一圈一圈的年轮,直到剖开身体,才有真相大白的一天。

作家必须是一个熟悉秘密的人。

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,那又有什么关系,一个天生的作家,就是要洞悉各种秘密,至少是两种:一个是他自己的秘密,作为这世上唯一的独特秘密;一个是他与他人的秘密,那些不可言说的较量。

于是,宁愿比別人更容易体会到痛苦,作家也愿意保持一颗敏感的心。

在潜意识的作下用,他张开双臂去迎接生活的全部,包括它的灿烂炫目,光鲜亮丽,以及背后的阴影,肮脏和莫名其妙。无数的秘密就潜藏其中。

这些秘密落在纸上,变成一个一个词语,黑暗,生命,死亡,美丽,恐怖,喜悦,悲伤,友谊,忠诚,性,权力,肉体,灵魂,虚荣……这些词语与命运的无常,人际关系的脆弱和纠缠,人性的神秘和复杂,以及爱与恨的力量紧密关联。

这些秘密落在纸上,再由一个一个个词语串连成段落篇章,让我们看到生活的表层与自我、个人与社会,欲望与满足,时间与记忆之间的种种关系。

《文明的实质》里,随地吐痰,当街小便,闯红灯,挤成照片,把

